

同文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設官部二十五

黃門侍郎  
門下省總載一

侍中

門下省總載一

黃門侍郎  
門下省總載一

門下省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

嘉平六年改侍中寺

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

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廄散騎常侍

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儕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

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

左右局掌承華閣內諸事尚食主御藥主御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察駕前奏施行事制諸

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

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楊帝減二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

員外散騎常侍貢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隸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

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爲鸞臺神龍初復舊

聖曆三年四月敕別教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五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

書門下府新料破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一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

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

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其

餘小吏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

中書省書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

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

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曆功狀侍

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勲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

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

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

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 門下省總載二

**原玉署** 瑣闈漢書李尋字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詔尋侍郎屬黃門使侍中傳喜問尋尋對曰位卑衛吏基入對青瑣闈拜名夕郎 謂之闈謂官中門 黃樞 青闈盧諤宣戰賦曰鄭山潛於谷口楊朝隱於黃樞諶注曰楊雄爲黃門郎三策不徒官散騎常侍范雲與王中書詩曰攝官青瑣闈遙望左 亂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東寺 左曹漢官儀曰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寺又曰左右曹受尚書奏事光武省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前代文士皆謂門下爲左曹亦曰漢官儀曰侍中秋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畫室署長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漢官儀曰丹地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尚書郎含雜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偶而跪受

## 侍中一

**原杜氏** 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伯以爲左右即其任也  
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衰  
伯周禮有太僕于秦爲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寶注云若侍中識韓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 本丞相史也互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內東廄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爲加官事分爲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衰 關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左右曹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侍中服則左祿常侍服則右祿此本通武舊用儒者然貴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直侍左右分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紩袴鷄鸞冠惠帝時侍中鷄鸞冠思後切大篤出則大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 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彝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武帝虎子茂見則謂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寒蹇鹿車驅武帝 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 後漢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劖參乘餘皆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葬何羅挾刀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官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合有八員論者因員本八人省其門題尚書寺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 言魏晉以來置四

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殿與散騎常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

年極溫書

省一後復舊徵亡前猶唯畏牛虎故使當其至義何也措又曰秦始爲中國有奇怪帝猶解山

在平陽。靈賜大會，使著青衫，行天子禮。拜登太廟，不勝悲愴。涕流帝心。冀哭聽授以後，贈貞侯。又褚翼字謀遠，爲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會逼宮。室宇抱天酒，攀太極殿，拔兵心。冀與不動曰：「蘇冠軍來，觀至尊事，覺人臣得逼慢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既執政，猶以爲侍中、褚峻亦爲侍中。謀奉天子出，觀軍事，覺人臣得逼慢。又王夷爲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遣詔，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撫入者斬。」國寶懼而止。

侍中漢代

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晉任達字元襄，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爲已任，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爲

充謙曰：惟總門下相要得與上級接官禮令典選使得朝疏此  
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由是侍觀轉稀。武冠絳朝服佩木蒼玉

之共  
曰謹  
朕願  
反其

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輶輶過白門閣偃持飼帝反手接及陪卿也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與謝莊爲雙阮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牋假

王又謂朏字幼仲宋末爲侍中乃引枕臥帝謂朏曰汝體之日朏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帝重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儉爲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謀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爲侍中至梁亦爲侍中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陸慧曉爲侍中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常有齊有主璽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召口寺口祭酒改奇寺那力子一對上矣公七頭烏目目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

言力傳

劉蕡傳  
劉蕡字蕡，彭州人。善詩賦，與杜牧齊名。大和二年，第進士第。時人謂之「小杜劉蕡」。累官中書舍人。時人謂之「小杜劉蕡」。

門 篷 問 柳

故宜卽上與事責平公長政丘之寺中補文比督寺中不六人送同刀乃反問豐云言于宣即自

加官石

都王和壽廣平公弘毅立以任中轉政北齊侍郎六年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衛但中

卷之二

納言置二人。陽成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爲持內。隋氏諱忠故唐初爲納言。武德四年改爲持中。亦

置二人龍

龍朔二年改爲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爲納言神龍元年復爲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爲黃

門監五年

復爲侍中天寶元年改爲左相至德初復爲侍中自隋至今皆爲宰相舊頌正三品大曆二年陞爲從二品按令文掌

侍從負書

貢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官也秦取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以其周曰常伯故曰周官班固漢書漢因之多以爲加官

漢初第  
皆冠鵠  
鵠

漢官二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音義曰曰惠文今子嘗冠帝中所著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獻帝起居注曰：初置侍中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帳省書奏事，據此漢末未或省員。魏侍中置四人。齊職儀及五代史志曰：自晉宋齊梁陳，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唐朝復爲侍中。龍朔初爲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納言。神龍初復舊。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 侍中二

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重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侍中，得舉非法。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辟，坐則伏茵也。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

增補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原漢書曰：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寃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漢書曰：張良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爲侍中。又曰：元帝以史丹爲侍中，出則陪乘。又曰：丹

爲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府

綠車皇孫車所以寵之言

文士傳曰張衡呼

侍中恒居帷帳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晉冊府元龜

曰魯恭和帝時爲侍中數召謙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

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爲侍

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

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蜀志曰關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

冠爲侍中

原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華處凌

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晉冊府元龜曰魏王粲爲侍中具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

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冊府元龜曰吳是儀爲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孫權聞之

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爲戚

原戴逵七賢傳曰山濤大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惇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帳盡規左右 繢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

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晉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爲侍中永嘉末王

浚承制以憲爲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貲至鉅萬惟憲與荀縡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原顏含別傳曰顏龜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

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

虞肅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肅侍中上殿肅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

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皆有風力  
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爲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常問其年僧  
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冊府元龜曰宋孔季恭爲侍中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  
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又曰何尚之爲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又曰  
謝靈運文帝時爲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  
就 又曰蔡興宗爲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  
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郅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還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  
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侍得侍中  
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冊府元龜曰南齊王慈爲侍中患脚病武帝敕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  
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又曰陳顯達爲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損車乘朽敗導從鹵  
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梁書曰高祖時侍中闕選司舉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人久無此職宜用蕭珍  
爲之玠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 冊府元龜曰梁謝朏初拜侍中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  
角巾自寅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朏宅謠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 又曰  
陳蕭濟爲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又曰杜稷爲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  
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陽爲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  
字遣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  
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  
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惲甚見信侍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  
杖朝直杖以出入 冊府元龜曰後魏山律爲侍中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  
之 又曰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

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又曰元文遙爲侍中既不與趙彥深清真守道又不爲和士闕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遭鄴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㥄爲侍中歷覽聖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爲 唐書曰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人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遊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貴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遷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鑄也何足貴哉良冶鑄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冶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爲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闕門爲侍中

侍中三

原掌壺

負璽

孔叢子曰孔咸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羣臣近見

榮禮

不供乘輿事猶復掌御壺壺

下詳侍中

抱劍

伏茵

漢官曰侍中殿

下稱制出則參

侍中

二下詳侍中

抱劍

秦佩囊抱物

下詳侍中

二

賜綬

引裾

後漢書曰卞鴻字公

永平中詔徵

侍中

魏罷

曰辛

匿遷侍中

不詳

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資於河南邑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

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曰佐理卿詩我何太急遽從其半

曰金口碑字爵叔封魏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東

密近

從容

應劭漢官曰

侍中間官百

察之中莫密於茲也

張衡從容諷諫

遊鶯渚

舍雞香

上見賦詩

三代侍中

口臭上

出難舌香使舍之

青蒲伏

綠車載

漢官曰史

丹爲侍中

設官部

侍中

四

元帝發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聞獨寢時丹直入臥內  
頓首伏青蒲上應勅法曰青規地曰青蒲

下詳侍中二劉紳宋  
劉渢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喜等既出太祖目送

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忍後世難繼矣

未特帶入侍帷華蓋惟怪出

帷華蓋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沈湎於酒式號呼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讌言人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紹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感不

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冢遂去友人鮑駿遇車謂之鴻感悟乃還就圖駿因上書萬鵠經學至行帝徵爲侍中

鴻至行辟輿幄坐屏風盡醉已作長夜之飲侍中均伯久疾新起

丁鴻至行辟輿幄坐屏風盡醉已作長夜之飲侍中均伯久疾新起

班伯謙言

丁鴻至行辟

輿幄坐屏風盡醉

已作長夜之飲侍中均

伯久疾新起

上詳侍

丁鴻至行辟

輿幄坐屏風盡醉

已作長夜之飲侍中均

伯久疾新起

國有疑常問得失

又曰延篤爲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陳惟幄之言不宣而也

楊奇靡事不對又曰楊奇字公綽通經才性敏陽八精侍中天子所

記

聞不諱對  
中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悉有章篇

問貂不知左遷法不知應助莫官其說又問地震爲災還宮左遷議郎

爲後戒子幹拜侍中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室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

南郊參乘正配天雖尊神微高爲侍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王宜立

中斯言以屏惠崇政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傳曰盧植字仲尼濟平生有愧色曰敬受

時舊儀廢弛器造制度緊恒典之

但問經義肆考曰吳主皓酒

中韋昭但難問經義而待

博雅顧問以何劭

晉書起居注朝士有拾遺直亮美才侍中最

高者也

案濟本傳曰濟累遷侍中與侍中

王粲問無不對傳曰王粲字仲宣

但問經義後常使侍臣嘲弄

朝夕獻納闡字李昭裕詩曰朝夕獻納闡莫訖

獻鈞雖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競競之心彌篤固也

南郊參乘正配天雖尊神微高爲侍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王宜立

中斯言以屏惠崇政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傳曰盧植字仲尼濟平生有愧色曰敬受

時舊儀廢弛器造制度緊恒典之

但問經義肆考曰吳主皓酒

中韋昭但難問經義而待

博雅顧問以何劭

晉書起居注朝士有拾遺直亮美才侍中最

高者也

案濟本傳曰濟累遷侍中與侍中

王粲問無不對傳曰王粲字仲宣

但問經義後常使侍臣嘲弄

朝夕獻納闡字李昭裕詩曰朝夕獻納闡莫訖

獻鈞雖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競競之心彌篤固也

南郊參乘正配天雖尊神微高爲侍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王宜立

中斯言以屏惠崇政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傳曰盧植字仲尼濟平生有愧色曰敬受

時舊儀廢弛器造制度緊恒典之

但問經義肆考曰吳主皓酒

但問經義後常使侍臣嘲弄

朝夕獻納闡字李昭裕詩曰朝夕獻納闡莫訖

樊豪

又曰高儉爲侍中進止詳整凡有獻納擢紳

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使案家無見人

無見人

無見人

無見人

無見人

無見人

空見稱

孔帖曰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摶密見稱

年

韓弘以功加行營都統使并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

中

倚如

衛華

五代史曰蜀人見蠻安留崇韜蜀從蠻等因言崇韜有異志蠻安謂崇韜曰陛下侍侍中

事非子敢知也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傅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繙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闕皇闈吾兄旣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鷺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綬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繼繙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餉何爲空守坻檣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遠違君能無戀尺素富言歸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玉度日清夷

**增詔**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字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折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彝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原箴**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鼎聞上帝賴茲四臣卒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又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曖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墮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閭飾頑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既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故告軌矩

**原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徇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

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文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杆鋒刃遂殲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義裁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於晉載於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同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洽纔流皇根中絕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綱更結管機凝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旗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謌未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輪今茲旋旆雙雁隨舟山廻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徵潔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入入掌籍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驚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頗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枯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軀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旒方使桓侯石樟載銘盛夏勝令佳城式鐫詔獲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挺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邁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開之竈躍車馬之貴啞寶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原誄魏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亡分流天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原表梁任孝恭爲羊侍中讓表曰博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鬚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

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張空券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獲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嘗刷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鍵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廢荷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幕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上一作則親一作重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私者也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紹殿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庶僚踴躍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闇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諱譁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喧啞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茲忝

原答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謀虛無空延鐘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陪

黃門侍郎一

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闈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闈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惟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

機事頗靈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郭況以後弟小心謹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吳孫丞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吳孫丞謂之故號黃門侍郎荀或清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爲小門下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成儀典署其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賓相威儀盡規獻納紀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常留心本猶以張衡爲給事黃門侍郎初劉行本爲黃門侍郎父帝常怒侍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餉之東臺侍郎都處俊諫曰隋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榮昔貞觀末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爾婆婆麻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旣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無異故太廟之際名醫莫知所止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爲欲歸罪於胡人將仲大發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唯陛下深察遂止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員二人掌侍從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爲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改爲門下侍郎陞從三品

署奏鈔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關則監封題給驛券初學記曰案敘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闈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劉向戒子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年齊職儀曰初秦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自魏及晉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清華代謂之黃散馬宋齊置四人齊職儀曰齊代侍中呼爲門下給事黃門侍郎呼爲小門下五代史志曰梁陳置四人至煬帝減二員直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續文獻通考曰黃門侍郎隋氏用人益重裴矩爲之皆知政事唐朝因之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黃門侍郎二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

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白皙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 又曰揚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爲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宮闈津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璽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鏡也

三輔漫錄曰杜怒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每政有得失常

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主不

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蜀志曰費禕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

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

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桀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爲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元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說形之於色

明德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

門侍郎

晉書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

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說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

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皋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

持劙求皋皋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謐

冊府元龜曰晉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嵩隆帝常示仲堪詩乃

白刃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郗愔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

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爲給事黃門

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

又曰袁昂爲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

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爲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

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輶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

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謂順

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責恩責人私謝豈所

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



